



怎 不 让 人

心 疼

刘庆邦——著

母亲不是空着手
在车站广场上走，
而是背负着沉重的行李
在广场上走，那么急匆匆地，
来来回回走了三个多小时。
母亲不在了，
火车站还在。

怎不让人心疼

刘庆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怎不让人心疼/刘庆邦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158-7

I. ①怎…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1153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杜 晗 张晓清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58-7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I 乡情

野生鱼	3
绿色的冬天	7
告别泥涂	11
在夜晚的麦田里独行	15
老家的馍	19
我家的风箱	24
烟的往事	29
母亲和树	33
石榴落了一地	38
拾豆子	42
瓦非瓦	46
兔子的精神	49
卖烟叶儿	53
麦秆儿戒指	58

II 亲情

父亲的纪念章	65
母亲的奖章	70
勤劳的母亲	76
脚的尊严	89
大姐的婚事	93
留守的二姐	97
妹妹	101
那双翻毛皮鞋	107

III 心情

心重	113
凭什么我可以吃一个鸡蛋	117
卖书	123
发疟子	127
遭遇蝎子	132
月光记	136
在雨地里穿行	140
参天的古树	144
雪天送稿儿	148

由来已久的心愿	151
写给英国的矿工兄弟	160
不让母亲心疼	166
致敬契诃夫	169
怎不让人心疼	173
不写干什么呢	177

IV 友情

梦见了铁生	183
王安忆写作的秘诀	186
追求完美的刘恒	200
北京作家“终身成就奖”，评浩然还是评林斤澜	214
“小文武”的道行	221
莹然冰玉见清词——付秀莹小说印象	225

乡
情

I

野生鱼

我老家那地方河塘很多，到处都是明水。河是长的，河水从远方流过来，又向远方流过去。塘的形态不规则，或圆或方。塘里的水像镜面一样，只反光，不流动。有水就有鱼，这话是确切的，或者说曾经是确切的。至少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们那里水水里有鱼。那些鱼不是放养的，都是野生野长的野鱼。野生鱼也叫杂鱼，种类繁多，难以胜数。占比率较多的，我记得有鲫鱼、鲇鱼、黑鱼、鳊鱼、嘎牙、窜条，还有泥鳅、蚂虾、螃蟹、黄鳝等等。既然是野生鱼，它们就没有主家。野草谁都可以薅，野兔谁都可以逮，野生鱼呢，谁都可以钓，可以摸。

下过一两场春雨，地气上升，塘水泛白。我便找出钓竿，挖些红色的蚯蚓，到水边去钓鱼。我的钓竿是一根木棍，粗糙得很，说不上有什么弹性，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钓鱼的兴致，我在春水边一蹲就是半天。芦芽从水里钻出来了，刚钻出水面的芦芽是紫红色，倒影是黑灰色。岸边的杏花映进水里，水里一片白色的模糊。有鱼碰到芦芽了，或是在啄吃附着在芦芽上的小蛤蜊，使芦芽摇出一圈圈涟漪。涟漪在不断扩大，以致波击到了我的鱼漂。鱼漂是用蒜白做成的，灵敏度很

高，稍有动静，鱼漂就颤动不已。这时我不会提竿，有前来捣乱的蜻蜓落在钓竿的竿头，我仍然不会提竿，我要等鱼漂真正动起来。经验告诉我，钓鱼主要的诀窍就是一个字，那就是等。除了等，还是等。你只要有耐心，善于等，水底的鱼总会游过来，总会经不住诱饵的诱惑，尝试着吃钩。不是吹牛，每次去钓鱼，没多有少，我从没有空过手。当把一个银块子一样的鱼儿提出水面的一刹那，鱼儿摆着尾巴，弯着身子，在使劲挣扎。鱼儿挣扎的力道通过鱼线传到钓竿上，通过钓竿传到我手上，再传到我心里，仿佛一头是鱼儿，一头是心脏，鱼儿在跳，心比鱼儿跳得还快，那种激动的心情实在难以言表。

钓鱼上瘾，夏天我也钓鱼。一个炎热的午后，知了在叫，村里的大人们在午睡，我独自一人，悄悄去村东的一个水塘钓鱼。那个水塘周围长满了芦苇，芦苇很高，也很茂密，把整个水塘都遮住了，从外面看，只见苇林，不见水塘。我分开芦苇，走到塘边，往水里一看，简直高兴坏了。一群鲫鱼板子，大约有几十条，集体浮在水的表面，几乎露出了青色的脊背，正旁若无人地游来游去。这种情况，被大人说成是鱼晒鳞。对不起了，可爱的鲫鱼们，趁你们出来晒鳞，我要钓你们。我把鱼漂摘下来，把包有鱼饵的鱼钩直接放到了鱼面前。鲫鱼倒是不客气，我清楚地看见，一条鲫鱼一张嘴就把鱼钩吃进嘴里。我眼疾手快，手腕一抖，往上一提，就把一条大鲫鱼板子钓了上来。当我把一条鲫鱼从鱼的队伍里钓出来时，别的鱼都有些出乎意料似的，一哄而散，很快潜入水底。鲫鱼的智力还是有问题，我刚把鱼钩从鲫鱼嘴上取下来，那些鲫鱼复又聚拢在一起，浮上来，继续款款游动。

我如法炮制，很快又把一条鲫鱼钓了上来。那天中午，我钓到了十几条又白又肥的鲫鱼。

除了钓鱼，我还会摸鱼。摸鱼是盲目的，等于瞎摸。是呀，我把身子缩在水里，水淹到嘴巴下面，留着嘴巴换气，水里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全凭两只手在水里摸来摸去，不是瞎摸是什么！再说，水是鱼的自由世界，人家在水里射来射去，身手非常敏捷。而人的手指头远远赶不上鱼游的速度，要摸到鱼谈何容易！哎，您别说，只要我下水摸鱼，总会有倒霉的鱼栽到我手里。

我在村里小学上二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老师带我们到河堤上去摘蓖麻。蓖麻是我们春天种的，到了夏末和秋天，一串串蓖麻成熟了，就可以采摘。那天天气比较热，摘了一阵蓖麻后，老师允许我们男生下到河里洗个澡。男孩子洗澡从来不好好洗，一下水就乱扑腾一气。正扑腾着，一个男生一弯腰就抓到了一条鲫鱼。那条鲫鱼是金黄色，肚子一侧走着一条像是带荧光的银线，煞是漂亮。男生一甩手，把鲫鱼抛到了岸边。鲫鱼跳了几个高，就不跳了，躺在那里喘气。见一个男生抓到了鱼，我们都开始摸起鱼来。河里的野生鱼太多了，不是我们要摸鱼，像是鱼主动地在摸我们。有的调皮的小鱼甚至连连啄我们的腿，仿佛一边啄一边说：来吧，摸我吧，看你能不能摸到我！有的男生不大会摸鱼，他们的办法，是扑在水浅的岸边，用肚皮一下一下往岸上激水。水被激到岸上，水草里藏着的鱼也被激到了岸上。水像退潮一样退了下来，光着身子的鱼却留在了岸上，他们上去就把鱼摁住了。那次我们在水里扑腾了不到半小时，每人都摸到了好几条鱼。我摸到了鲫鱼、鳊鱼，还摸

到了一条比较棘手的嘎牙。嘎牙背上和身体两侧生有利刺，在水中，它的利刺是抿着的。一旦捉到它，把它拿出水面，它的利刺会迅速打开，露出锋芒。稍有不慎，手就会被利刺扎伤。有人摸到嘎牙，为避免被利刺扎伤，就把嘎牙放掉了，我摸到嘎牙就不撒手，连同裹在嘎牙身上的水草，一块儿把嘎牙拿出水面，抛在岸上。嘎牙张开利刺，吱吱叫着，很不情愿的样子，但已经晚了。

现在我们那里没有野生鱼了，河里塘里都没有了。有一段时间，小造纸厂排出的污水把河水塘水都染成了酱黑色，野生鱼像受到化学武器袭击一样，统统都被毒死了，连子子孙孙都毒死了。我回老家看过，我小时候钓过鱼的水塘，黑乎乎的水里扔着垃圾，沤得冒着气泡。气泡炸开，散发的都是难闻的毒气。这样的水别说野生鱼无法生存，连水草和生命力极强的芦苇都不长了，岸边变得光秃秃的。

不光是野生鱼，连一些野生鸟和野生的昆虫，都变得难以寻觅。以前，我们那里的黄鹂子和赤眉鸟是很多的，如今再也见不到它们的踪影，再也听不到它们的歌声。蚂蚱也是，过去野地里的各色蚂蚱有几十种，构成了庞大的蚂蚱家族。农药的普遍使用，使蚂蚱遭到了灭顶之灾。

我想，也许有一天，连被我们称为害虫的老鼠、蚊子、蟑螂等也会没有了，地球上就只剩下我们人类。到那时候，恐怕离人类的灭亡就不远了。

2013年10月6日至7日（国庆节期间）

于北京和平里

绿色的冬天

人们以色彩为四季命名，一般来说，会把春天说成红色，夏天说成绿色，秋天说成黄色或金色，冬天说成白色。这样的说法，强调的是每个季节的主色调。红色，大约指的是春来时所盛开的花朵。绿色，当然是指夏季里铺天盖地浓郁得化不开的绿。黄色，是用来描绘稻谷般成熟的颜色，秋天当仁不让。而冬天主要是雪当家，当大雪覆盖一切时，把冬天说成白色的冬天，也是有道理的。

的确，在四季分明的我国北方，随着入冬后的冷空气一波接一波袭来，黄叶纷纷落下，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田里的庄稼收去了，褐色的土地裸露出来。也有一些未及时砍掉的玉米秸秆，在寒风中抖索，显得有些破败。河塘里结了冰，原本开放活泼的水面成了封闭僵化的状态。大概是热胀冷缩的原因，在冰天雪地里行走的人们，也收着肩，缩着脖儿，似乎一下子矮了不少。人们习惯用一个词形容冬天的气氛，那就是肃杀。词也是有力量的，有杀伤力的，它加重的是冬天的肃杀气氛。一提到肃杀二字，人们几乎不由得打一个寒噤。

那么，幅员辽阔的我国有没有绿色的冬天呢？有的，肯定有的，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绿色的冬天。有朋友会说，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的不是海南、云南，就是广东、广西。不是的，我要说的是我的故乡，地处我国腹地的豫东大平原。

绿色来自哪里？来自豫东平原大面积播种的冬小麦。

豫东平原是我国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据说中国人所吃的三个白面馒头当中，就有一个馒头是用豫东出产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做成的。我老家在豫东东南部的沈丘县，靠近安徽。我们那里一年种两季粮食，夏季种杂粮，秋季种小麦。杂粮收获之后，乡亲们几乎不给土地以喘气的机会，把土地稍事整理，很快就种上了小麦。不管是哪一块地，也不管那块地上一季种的是玉米、大豆、谷子、红薯等五花八门的杂粮，杂粮一经归仓，接下来播种的粮食整齐划一，必定是小麦。站在河堤上放眼望去，东边是麦地，西边是麦地，南边是麦地，北边也是麦地，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到处都是麦地。换一个说法，无所不在的麦绿与你紧紧相随，任你左冲右突，怎么也摆脱不了绿色的包围和抬举。哦，好啊好啊，我想放声歌唱，我眼里涌满了泪水。

我当过农民，种过小麦，对小麦的生长过程是熟悉的。小麦刚刚钻出来的嫩芽细细的，呈鹅黄色，如一根根直立的麦芒。麦芽锋芒初试的表现是枪挑露珠。早上到麦地里看，只见每一根麦芽的顶端都高挑着一颗露珠。露珠是晶莹的，硕大的，似乎随时会轰然坠地。可枪刺一样的麦芽把露珠穿得牢牢的，只许露珠在上面跳舞，不许它掉下来。露珠的集体表演使整个麦田变得白汪汪的，如静远的湖泊。

过不了几天，麦芽便轻舒身腰，伸展开来，由麦芽变成了麦苗，

也由鹅黄变成了绿色。初绿的麦苗并没有马上铺满整个麦田，一垄垄笔直的麦苗恰如画在大地上的绿色的格线，格线与格线之间留下一些空格，也就是褐色的土地。这时节还没有入冬，还是十月小阳春的天气。麦苗像是抓紧时机，根往深处扎，叶往宽里长，很快就把空格写满了。麦苗的书写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绿，横看竖看都是绿，绿得连天接地，一塌糊涂。我不想用绿色的地毯形容故乡麦苗的绿，因为地毯没有根，不接地气。而麦苗的绿根源很深，与大地的呼吸息息相通。我也不想用草原的绿形容麦苗的绿，草原的绿掺杂有一些别的东西，绿得良莠不齐。而大面积麦苗的绿，是彻头彻尾的绿，纯粹的绿，绿得连一点儿杂色都没有。

麦苗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抵抗严寒，霜刀雪剑都奈何它不得。霜降之后，挂在麦苗上的不再是露珠，变成了霜花。霜花凝固在麦叶上，或像给麦苗搽了粉，或如为麦苗戴了冰花。粉是颗粒状，搽得不太均匀。冰花的花样很多，有的是六瓣，有的是八角，把麦苗装扮得冰清玉洁。太阳一出来，阳光一照，白色的霜花很快消失，麦苗又恢复了碧绿的面貌。寒霜的袭击不但不能使麦苗变蔫，麦苗反而意气风发，显得更有精神。对麦苗形成持久考验的是冬天的雪。大雪扑扑闪闪地下来了，劈头盖脸地向满地的麦苗扑去。积雪盖住了麦苗的脚面，掩到了麦苗的脖子，接着把麦苗的头顶也埋住了。这时绿色看不见了，无边的绿被无垠的白所取代。麦苗怎么办？面对压顶的大雪，麦苗并不感到压抑，它们互相挽起了手臂，仿佛在欢呼：下吧下吧，好暖和，好舒服！积雪不可能把麦苗覆盖得那么严实，在雪地的边缘，会透露

出丝丝绿意，如白玉中的翠。事实与麦苗的感受是一样的，大雪不但构不成对麦苗的威胁，反而使麦苗得到恩惠，每一次雪化之后，麦苗都会绿得更加深沉，更加厚实。除了麦苗，在冬天能抵抗严寒、保持绿色的，还有油菜、蚕豆、蒜苗、菠菜和一些野菜。

我多次在秋后和冬天回老家。从北向南走，渐行渐暖，渐行渐绿。等回到老家，就等于走进了绿色的海洋。每天一大早，我都会沿着田间小路，到麦田里走一走。绿色扑面而来，仿佛连空气都变成了绿色。大概人的生命与绿色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我看绿色的麦苗，老也看不够。我照了一些照片，有远景，有特写，整个画面都是感天动地的绿。

一轮又圆又大的红日从东边升起来了，红日跃上河堤，越过树的枝丫，映得半边天似乎都变成了红的。从自然的生态来说，绿和红总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绿孕育了红，红又点缀了绿。我一时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是走在春天里。

2013年12月27日于北京和平里

告别泥涂

我老家的泥巴被称为黄胶泥，是很厉害的。雨水一浸淫，泥巴里所包含的胶黏性就散发出来，变成一种死缠烂打的纠缠性和构陷性力量。脚一踩下去，你刚觉得很松软，好嘛还没说出口，稀泥很快就自下而上漫上来，并包上来，先漫过鞋底，再漫过脚面，继而把整个脚都包住了。这时候，你的脚想自拔颇有些难度，可以说每走一步都需要和泥巴搏斗。或者说你每拔一次腿，都如同在费力地与泥巴拔一次河，拔呀，拔呀，直到把你折腾得筋疲力尽，被无尽的泥涂吸住腿为止。

因此当地有一个说法，谁做事不凭良心，就罚他到某某地蹢泥巴去。很不幸，某某地指的就是我的老家。注意，我这里说的不是踏泥巴，也不是踩泥巴，而是按我们老家的说法，写成了蹢泥巴。如果用踏，或用踩，都不尽意，也不够味儿，泥巴都处在被动的地位。只有写成蹢字，让人联想到插或者镗，才有那么点儿意思。

对老家泥巴的厉害，我有着太多的体会。在老家上学时，每逢阴天下雨，我就不穿鞋了，把一双布鞋提溜在手里，光脚踏着泥巴去，